



千里“巨龙”一壶收

□郭永韬

壶口瀑布，这颗镶嵌在秦晋峡谷中段的璀璨明珠，宛如一部活的史书，静静地诉说着千万年来风雨沧桑与人文传奇。它地处山西临汾市吉县壶口镇与陕西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的交界之处，周边错落分布着中市村、昝家山、桑柏村、壶口村等众多古朴的村落，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浓郁的黄河文化气息。

还未亲眼看见壶口瀑布的真容，那远远传来的轰鸣声，便如同远古时代的战鼓，沉闷而又震撼人心，一下下地撞击着我的耳膜，仿佛在召唤着我，去揭开它那神秘而又壮观的面纱。怀着激动与敬畏的心情，我加快了脚步，朝着那声音的源头奔去。

当壶口瀑布映入眼帘，我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呆立在原地，久久无法移开目光。来自上游宽阔河道的黄河水，仿若一条奔腾的巨龙，在抵达壶口的那一刻，却突然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强行收束。原本舒展的河面陡然变窄，河水如同被激怒的猛兽，以雷霆万钧之势倾入狭窄的壶口，形成了“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奇观。河水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以排山倒海之力，猛烈地撞击着河底和两岸的岩石，激起高达数十米的巨浪。那飞溅而起的水花，如同碎玉乱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水雾弥漫，仿若一层薄纱，给壶口瀑布增添了神秘而又梦幻的色彩。偶尔，一道绚丽的彩虹会横跨瀑布，宛如一座连接天地的桥梁，美得让人窒息。

而壶口周边的黄土高原，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放眼望去，沟壑纵横，那一道道深深的沟壑，仿佛是大地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风雨侵蚀与时光的精心雕琢。每一道沟壑，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它们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沧海桑田，见证了无数生命的诞生与消逝。脚下的黄土，细腻而又厚重，每踩一步，都能感受到它的坚实与沉稳，仿佛是在与历史对话。

在这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背后，是壶口周边村落深厚浓郁的人文风情。走进山西的中市村，仿佛踏入了时光的隧道，古老的窑洞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黄土坡上。窑洞的墙壁上，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一户窑洞，我

见到了年逾古稀的剪纸艺人李奶奶。她坐在温暖的土炕上，戴着老花镜，手中的剪刀在红纸上如灵动的蝴蝶般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幅精美的“龙凤呈祥”剪纸便呈现在眼前。李奶奶微笑着告诉我，在这黄河岸边的村子里，剪纸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喜事的时候，大家都会剪出各种漂亮的图案，贴在窗户上、门上，用来祈福辟邪，增添喜庆的氛围。这些剪纸，不仅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黄河儿女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以及对这片黄土地的深深眷恋。

越过黄河，来到陕西的桑柏村，刚进村口，就被一阵激昂豪迈的秦腔所吸引。循声而去，只见一群村民围坐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大爷亮开嗓子，正尽情地演唱。那高亢的唱腔，如同黄土地上的狂风，穿透了岁月的层层帷幕，直抵人心。周围的村民们，有的跟着节奏轻轻晃动身体，有的则闭上眼睛，沉浸在那激昂的旋律中。一位热情的大叔告诉我，秦腔是桑柏村人的灵魂，在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无论是丰收的喜悦，还是生活的感悟，都可以通过秦腔来表达。黄河孕育了他们的生命，而秦腔则赋予了他们精神的力量，让他们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能勇往直前，永不退缩。

站在壶口岸边，感受着水雾的洗礼，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涛声，我深刻地体会到，壶口瀑布不仅仅是一处自然景观，更是晋陕大地人文精神的象征。黄土地的厚重与坚韧，孕育了这里质朴而又顽强的人们；黄河水的奔腾与咆哮，赋予了他们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气魄。而那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一声声激昂的秦腔，更是他们对黄土地深深的眷恋，是刻在灵魂深处的文化烙印，历经岁月的打磨，依然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离开壶口许久，那雄浑的瀑布声、厚重的黄土地、精美的剪纸和激昂的秦腔，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壶口，它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历史的沧桑与人文的辉煌，让我为之深深着迷，也让我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敬意与眷恋。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林业作协会员，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孙晓明

知名主持人欧阳夏丹在《跟着欧阳夏丹游东平》中曾声情并茂地解读中国古代第一坝“戴村坝”，用“有方法、有智慧、有美景”三个“绝了”，赞扬明代初年修建的山东东平戴村坝取材用材、精准定位，堪称“戴坝虎啸”的美景。

“南都北戴”，戴村坝与“都江堰”齐名。它始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已有六百多年的沧桑历史，拦蓄分流功能依然威力巨大。当年它修建的目的，主要是拦蓄大汶河水，使趋南旺，以济运道，其功能等同于人之“心脏”，故戴村坝被誉为“运河之心”。由于戴村坝引汶济运的枢纽作用，保障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漕运畅通。

元朝定都北京(元大都)时，为解决漕运难题，特意开凿了从张秋到临清的一段河道，名会通河。但这条运河投入使用后，却发现有个悲催大坑：会通河河道中间地势恰好高出一块，河道说断流就断流。待到明朝开国后，为这条河道动用了不少人力、物力，却依然没

把滔滔汶水引入会通河，汹涌而来的激流，轻松翻过了先前叫人抓狂的河道高地。宋礼趁热打铁，又在会通河周围修了38处水闸，专门调控流量。曾经烂尾的会通河一下畅通无阻，以每年四百万石以上的航运能力，扛起了京杭大运河漕运物流大旗。甚至到了几百年后，这套明朝留下来的强大水利操控系统，仍让来访的欧洲人惊掉下巴。康熙年间来华的荷兰使团，一开始坚决不相信这段运河的设计思路，还好奇地扔下木棍试探水流，结果清一色地服气。乾隆年间来华的马噶尔尼使团，也对会通河的水闸啧啧称羡：“和欧洲水闸不一样，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非常方便。”

《明史》详细记载了明初疏浚大运河的这段历史：受朝廷派遣治理运河的工部尚书宋礼等采纳了汶上民间治水专家白英提出的“引汶济运”的建议，破元代罡城坝，使汶水西行，至汶水下游的戴村附近拦河筑坝，遏汶水入小汶河南流，“使趋南旺，以济运道”。戴村坝的建设使用了堪称如今“钢筋混凝土”的技术，将柏树木头表面烧至碳化后作为“钢筋”，再在木头之间浇筑黏性灰土，打桩筑坝，坝上巨大的石料间则用一个一个的铁扣相连，用糯米汁和杨树汁搅拌浇筑，把大坝锁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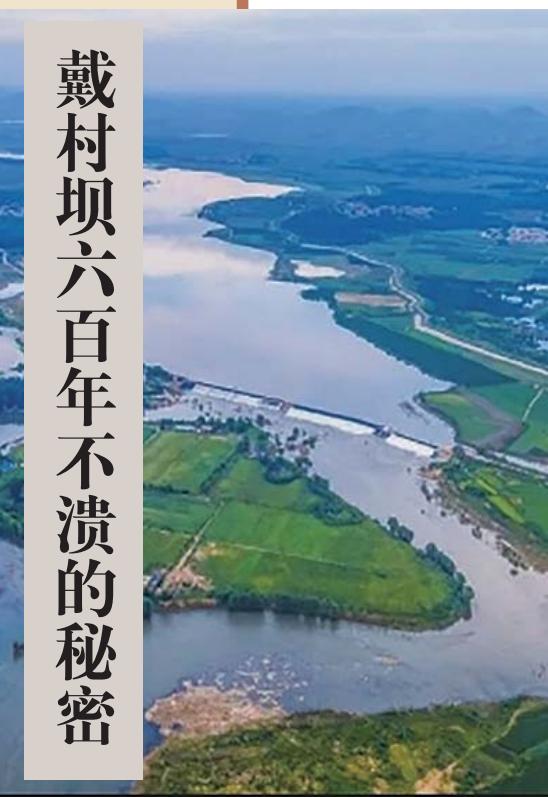
六百多年的戴村坝经历了6次大修，至今仍十分坚固。尤其是2001年8月，大汶河突发历史上最大洪水，戴村坝乱石坝部分被冲毁，山东黄河河务局、东平湖管理局组织专家对修复戴村坝工程反复论证，确定了“保护历史古迹，恢复工程原貌”的总体原则。戴村坝修复工程自2002年4月13日开工，2003年8月18日完成主体工程，具备了拦水缓流功能。8月下旬，大汶河洪水如约而至，壮观的激流如飞瀑而下，隆隆的水声在耳边轰鸣，戴村古坝巍然屹立，至今安澜无恙。

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认为，“历史上黄、运之间就产生了长期割舍不开的关系”“纵观历史，京杭大运河与黄河的关系，可以说既是‘亲家’，又是‘冤家’”。如今，“水势似千龙同舞，涛声似白虎同啸”，戴村坝早已成为全国水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令人心驰神往的黄河和大运河自然文化明珠。

(本文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泰安市作协会员，文史学者)



戴村坝六百年不溃的秘密



“大河奔流——我与黄河文化地标”
征文投稿邮箱:qlwbfnjzg@qq.com